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六

司馬光
李宗侗編註集

秦紀一
起秦亮敦祥，盡昭陽作厰，凡二十八年，丙午至癸酉，西元前二五五年至西元前二二八年）

昭襄王

五十二年西元前二五五年

（一）河東○守王稽坐與諸侯通○，棄市○，應侯日以不憚○。王臨朝○而歎，應侯請其故○。王曰：「今武安君死，而鄭安平、王稽等皆畔，內無良將，而外多敵國，吾是以憂。」應侯懼，不知所出○。燕客○蔡澤聞之，西入秦。先使人宣言於應侯○曰：「蔡澤天下雄辯之士○，彼見王，必困君○而奪君之位。」應侯怒，使人召之。蔡澤見應侯，禮又倨○。應侯不快，因讓之○曰：「子宣言欲代我相，請聞其說。」蔡澤曰：「吁○！君何見之晚也！夫四時之序，成功者去○。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○、楚之吳起○、越之大夫種○，何足願與○？」應侯謬○曰：「何爲不可？此三子者，義之至也，忠之盡也。君子有殺身以成名，死無所恨。」蔡澤曰：「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？身名

俱全者、上也；名可法而身死者、次也；名僇辱而身全者、下也。夫商君、吳起、大夫種，其爲人臣盡忠致功，則可願矣；閼夭、周公旦，豈不亦忠且聖乎？三子之可願孰與閼夭、周公哉？」應侯曰：「善。」蔡澤曰：「然則君之主惇厚舊故國，不倍功臣國，孰與孝公、楚王、越王？」曰：「未知何如。」蔡澤曰：「君之功能孰與三子？」曰：「不若。」蔡澤曰：「然則君身不退，患恐甚於三子矣。語曰：『日中則移，月滿則虧。』進、退、贏、縮也，與時變化也，聖人之道也。」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也，意欲至矣也！而無變計，竊爲君危之！」應侯遂延以爲上客，因薦於王。王召與語，大悅，拜爲客卿。應侯因謝病免。王新悅蔡澤計畫，遂以爲相國。澤爲相，數月免。

(二) 楚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也。荀卿者，趙人，名況，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。王曰：「請問兵要？」臨武君對曰：「上得天時，下得地利，觀敵之變動，後之發，先之至，此用兵之要術也。」荀卿曰：「不然。臣所聞古之道，凡用兵攻戰之本，在乎一民也。弓矢不調，則羿也不能以中；六馬不和，則造父也不能以致遠；士民不親附，則湯武也不能以必勝也。故善附民者，是乃善用兵者也。故兵要在乎附民也而已。」臨武君曰：「不然。兵之所貴者，勢利也也，所行者變詐也也。善用兵者，感忽悠闇也也。」

莫知所從出^④。孫、吳^⑤用之無敵於天下，豈必待附民哉！」荀卿曰：「不然。臣之所道，仁人之兵，王者之志^⑥也；君之所貴，權謀勢利也。仁人之兵不可詐也；彼可詐者，怠慢者也，露袒者也^⑦，君臣上下之間滑然^⑧有離德者也。故以桀詐桀，猶巧拙有幸焉；以桀詐堯，譬之以卵投石，以指撓沸^⑨，若赴水火，入焉焦沒耳！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，三軍同力。臣之於君也，下之於上也，若子之事父，弟之事兄，若手臂之扞頭目^⑩而覆胸腹^⑪也。詐而襲之，與先驚而後擊之，一也。且仁人用十里之國，則將有百里之聽；用百里之國，則將有千里之聽；用千里之國，則將有四海之聽。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^⑫。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，散則成列，延則若莫邪之長刃，嬰之者斷^⑬；兌則若莫邪之利鋒，當之者潰^⑭；圓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，觸之者角摧而退耳。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？彼其所與至者，必其民也。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，其好我芬若椒蘭，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^⑮，若仇讐。人之情，雖桀跖^⑯，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！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。彼必將來告，夫又何可詐也。故仁人用國日明^⑰，諸侯先順者安；後順者危。敵之者削；反之者亡。詩曰：『武王載發^⑱，有虔秉鉞^⑲，如火烈烈，則莫我敢遏^⑳！』此之謂也」。

孝成王臨武君曰：「善。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，何行而可？」荀卿曰：「凡君賢者其國治；君不能者其國亂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；簡禮賤義者其國亂。治者彊，亂者弱，是彊弱之本也。上足印[◎]則下可用也；上不足印[◎]則下不可用也。下可用則彊，下不可用則弱，是彊弱之常也。齊人隆技擊[◎]，其技也，得一首者則賜贖鎗金，無本賞矣[◎]。是事小敵毳，則偷可用也[◎]；事大敵堅，則渙焉離耳。若飛鳥然，傾側反覆無日，是亡國之兵也。兵莫弱是矣！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[◎]，幾矣！魏氏之武卒，以度收之[◎]；衣三屬之甲[◎]，操十二石之弩[◎]，負矢五十箇，置戈其上[◎]，冠冑帶劍，贏[◎]三日之糧，日中而趨百里，中試則復其戶，利其田宅[◎]。是其氣力數年而衰，而復利未可奪也，改造[◎]則不易周也。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，是危國之兵也。秦人其生民也陼隘[◎]，其使民也酷烈，刲之以勢，隱之以阨，忸之以慶賞，譴之以刑罰[◎]，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，非翻無由也。使以功賞相長，五甲首而隸五家[◎]。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，故四世有勝，非幸也，數也[◎]。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，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，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，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，有遇之者，若以焦熬投石焉[◎]。兼是數國者皆于賞蹈利之兵也，傭徒鬻賣之道也，未有貴上安制恭節之理也[◎]。諸侯有能微妙之

以節，則作而兼殆之耳^㊂！故招延募選，降勢詐，上功利，是漸之也^㊃；禮義教化，是齊之也。故以詐遇詐，猶有巧拙焉；以詐遇齊，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。故湯武之誅桀紂也，拱揖指麾，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，誅桀紂若誅獨夫。故泰誓曰：「獨夫紂^㊄。」此之謂也。故兵大齊^㊂則制天下，小齊則治鄰敵。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，則勝不勝無常，代翕代張，代存代亡，相爲雌雄耳^㊅，夫是謂之盜兵，君子不由也。」

孝成王臨武君曰：「善。請問爲將？」荀卿曰：「知莫大於棄疑^㊆，行莫大於無過，事莫大於無悔，事至無悔而止矣。不可必也^㊇，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，慶賞刑罰欲必以信，處舍收藏欲周以固^㊈，徙舉進退欲安以重，欲疾以速，窺敵觀變欲潛以深，欲五以參^㊉，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，無行吾所疑，夫是之謂六術。無欲將而惡廢[㊊]，無怠勝而忘敗，無威內而輕外，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，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，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：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，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，夫是之謂三至。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，三軍既定，百官得序，羣物皆正，則主不能喜，敵不能怒，夫是謂之至臣。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，慎終如始，始終如一，夫是之謂大吉。凡百事之成也，必在敬之；其敗也，必在慢之。故敬勝怠則吉，怠勝敬則滅，計勝欲

則從，欲勝計則凶。戰如守，行如戰，有功如幸，敬謀無曠，敬事無曠，敬吏無曠，敬衆無曠，敬敵無曠，夫是之謂五無曠。慎行此六術、五權、三至，而處之以恭敬無曠，夫是之謂天下之將，則通於神明矣。」

臨武君曰：「善。請問王者之軍制。」荀卿曰：「將死鼓^④，御死轡，百吏死職，上大夫死行列。聞鼓聲而進，聞金聲而退。順命爲上，有功次之，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，其罪惟均。不殺老弱，不獵禾稼，服者不禽，格者不赦，奔命者不獲。凡誅非誅其百姓也，誅其亂百姓者也。百姓有捍^⑤其賊，則是亦賊也。以故順刃者生，僥^⑥刃者死，奔命者貢。微子開封於宋^⑦，曹觸龍斷於軍^⑧，商之服民，所以養生之者，無異周人^⑨，故近者諷謳而樂之，遠者跕蹶而趨之，無幽閒辟陋之國，莫不趨使而安樂之，四海之內若一家，通達之屬莫不從服，夫是之謂人師。詩曰：『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』此之謂也^⑩。王者有誅而無戰，城守不攻，兵格不擊，敵上下相喜則慶之，不屠城，不潛軍，不留衆，師不越時，故亂者樂其政，不安其上，欲其至也^⑪。」臨武君曰：「善。」

陳騤問荀卿曰：「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，仁者愛人，義者循理，然則又何以兵爲？凡

所爲有兵者，爲爭奪也。」荀卿曰：「非汝所知也！彼仁者愛人，愛人故惡人害之也；義者循理，循理、故惡人之亂之也。彼兵者，所以禁暴除害也，非爭奪也。」

(三)燕孝王薨，子喜立。

(四)周民東亡^②，秦人取其寶器^③，遷西周公^④於惠狐之聚^⑤。

(五)楚王遷魯於莒^⑥而取其地。

【註】

①溫公以赧王崩後，不可無紀年以統一史事，遂改用秦紀年，這純屬於記事的方便，並無正統閏統的分別。

②河東舊屬魏地，後爲秦所取，因在黃河之東，遂置河東郡。漢河東郡本秦舊郡，治安邑，安邑故城在今山西省夏縣北。

③通：交通勾結。

④棄市：在市上斬罪，所以稱棄市。

⑤不憚：不快樂。王稽曾薦范睢於秦王，漸被任爲丞相。後范睢又重用王稽鄭安平，事見卷五赧王四十五年^⑦及四十九年^⑧。史記范睢蔡澤列傳：「秦之法，任人而所任不善者，各以其罪罪之。」現鄭安平投降趙，王稽又得罪，秦王雖未罪范睢，但范睢亦因此而不快樂。

⑥臨朝：上朝。

④請其故：問是何原因。

⑤不知所出：不知有何種辦法。

⑥燕客：燕國人。

⑦宣言於應侯：所說話使范睢能間接聽見。

⑧雄辯之士：富有辯才的人。

⑨困君：對你爲難。

⑩禮又居：居傲無禮貌。

⑪因讓之：就責讓他。

⑫吁：疑怪的聲音。

亥四時之序，成功者去：四時各按他的次序，已經成功者就讓給下一時，若春天對夏天。

⑬商鞅事見卷二顯王九年至三十一年各條。

⑭吳起被殺事見卷一安王二十一年○。

⑮大夫種即文種，助越王勾踐滅吳有功，後爲越王所殺。

⑯何足願與：值得願意做嗎？

⑰謬曰：假意的說。

⑲僇卽戮。名僇辱，名敗裂。

◎閼天：周文王之賢臣。周公：周開國之功臣。

◎惇厚舊故：厚愛舊交。

◎倍同背：不陪功臣：對有功者始終禮敬不傷害。

◎日中則移，月滿則虧：日到正午至天中就移動向西落，月到月中滿圓後就漸虧縮。

◎進退贏縮：按贏是早出，縮是晚出，有進有退，有早出者，有晚出者。

◎與時變化：順時間而變化不同。

◎讎：報仇。報仇指殺其仇人魏齊，報德指保薦王稽鄭安平。

◎意欲至矣：所希望及所要求者皆已經達到。

◎蘭陵：故城在今山東峰縣東五十里。

◎一民：使民和而如一體。

◎羿：古之善射者，見於山海經及天問。

◎造父：古之善御者，據說當周穆王時，曾為穆王御而周行天下。

◎在乎附民，今本荀子作「在乎善附民」，元刊本及羣書治要皆無「善」字，王念孫以為「善」字誤衍。附民親附如一。

◎勢利：乘形勢，爭利害。

◎變詐：用奇計。

◎感忽悠闇：郝懿行曰：「感讀如撼。」感忽：據動速快。悠闇：神祕使敵不可測。

◎莫知所從出：不能知從何處而來。

◎孫吳：孫指吳將孫武，吳指吳起。

◎志：意志。

◎露袒者也：露袒同路單。王念孫曰：「路單猶羸賴也。上不恤民則民皆羸憊，故下句云：君臣天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。」

◎滑然：楊倞曰：滑亂也，晉骨。以指撓沸：撓卽攪，用手指撓沸水或沸湯，必至潰爛。入焉焦沒耳：王念孫曰：「案焉猶則也，說見經傳釋詞。」入火則焦，入水則沒。

◎撓沸：撓同攪，攪沸水或沸湯。

◎扞頭目：保護頭目。

◎覆胸腹：掩蓋胸腹。

◎和俾而一：今本荀子傳作俾，但楊倞曰：「傳或爲博，博衆也。是『傳』字不誤，相和而聯爲一。傳與『附民』之附意同。」

◎延則若莫邪之長刃，嬰之者斷：延之意爲長。莫邪：胡三省曰：「吳之寶劍。」說文解字則謂「莫邪爲長戰」。遇見其刃者兵器皆斷。

◎兌則若莫邪之利鋒，當之者潰：郝懿行曰：「兌與銳同，荀書皆然。」遇見其鋒的必敗潰。

㊂則若灼燄：等於畏懼火之灼燄。

㊃桀、跖：夏桀，夏之末王；跖，盜跖，莊子書中之名盜。

㊄用國日明：俞樾曰「明之言盛也，國日明猶言國日盛。」言仁人執國政能使國日盛。

㊅武王載發：武王指成湯。發毛詩作旆，旆是大旗。成湯建豎起大旗以興師。

㊆有虔秉鉞：虔是恭敬。鉞：斧類。恭敬地手杖斧鉞。

㊇則莫我敢過：過，阻止。無人敢於阻止我。此詩見毛詩商頌。

㊈何道：王念孫曰：「道術也。」言用何類道術。

㊉上足印：印古仰字。足仰是能教化且長養人民。

㊊技擊：孟康曰：兵家之技巧。技巧者，習手足，便器械，積機關，以立攻守之勝。

㊋得一首者則賜贍鎔金，無本賞矣：楊倞曰：「其技擊之術，斬得一首則官賜鎔金贍之，斬首雖戰收亦賞，不斬首雖勝亦不賞，是無本賞也。」

㊌是事小敵毳，則偷可用也：毳讀爲脆，敵者脆弱則齊國兵可苟且用。

㊍貨市餉而戰之：雇市中之人而使戰鬥。

㊎以度取之：汪中曰：「度，程也。」以標準考取。

㊏衣三屬之甲：如淳曰：「上身一；髀襠一；脰繖一，凡三屬也。」

㊐操十二石之弩：古者石重百二十斤，與漢以後不同。

●負矢五十個，置戈其上；先負矢於身，再置戈於矢上。

●顧：負擔。

●中試則復其戶，利其田宅；復其戶言免其徭役；利其田宅，言給以田宅便利之處。

●改造：更選擇。

●歷監：言秦地勢險固。

●處之以刑罰：盧文弨曰：「蕭何賦。」戰不勝則以刑罰凌籍他。

●五甲首而隸五家：斬敵人之首五個，就使他發五戶，所以上言功賞相長。

●四世有勝：胡三省曰：「四世謂秦孝公，惠文王，悼武王，昭襄王。」

●有遇之者，若以焦熬投石焉；胡三省曰：「焦熬之物至脆，投石則碎。」按有遇之者，言遇湯武仁義之師，無能敵之者。

●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；未有貴愛其長上，爲之致死，安於制度，極於節義之理。

●諸侯有能微妙以節，則作而兼殆之耳：楊倞曰：「微妙，精靈也；節，仁義也。」言有能盡力於仁義者，則必起而使此數國皆至於危殆。

●故招延募選，隆勢詐，上功利，是漸之也：招延募選指齊之攻擊，隆勢詐指秦人，尚功利指魏人。漸，詐欺。

●是齊之也：使與仁義相齊一。

●獨夫紂：孟子引秦誓亦有此語。

◎大齊：以仁義教化爲大齊，次者爲小齊。

◎代翕代張，代存代亡，相爲雌雄耳；翕，收斂；張，張開。雌雄喻勝負。言時斂時開，時能存時能亡，互爲勝負。

◎知莫大於棄疑：知同智，古今字。棄疑惑則用人不疑。

◎不可必也：雖至無悔，但仍不可自信其必勝，故尚須以下各事。

◎處舍收藏欲周以固：楊倞曰：「處舍，營壘也，收藏，財物也；周密牢固則敵不能陵奪矣。」

◎欲潛以深，欲五以參：楊倞曰：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。伍參猶錯雜也，使間諜或參之，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。

◎無欲將而惡廢：按惡即好惡，勿以所喜之人爲將，而不以所惡之人爲將，須視其人之能否，勿以私好惡爲標準。

◎將死鼓：軍中鳴鼓則進，大將至死而鼓聲不絕。

◎擣：捍蔽。

◎備刃：向刃，言抵抗。

◎微子開封於宋：微子開即微子啓。已見卷一註。

◎曹燭龍斷於軍：其事無考。楊倞引說苑左師燭龍事，然爲夏事非商事，亦不類。

◎商之服民，所以養生之者，無異周人：胡三省曰：「以上下文觀之，商周二字恐或例置。」

◎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：此毛詩大雅文王有聲之詩。

◎故亂者樂其政，不安其上，欲其至也：亂國之人民皆樂我之政，故不安其上之統治而盼望我軍之至。

◎周民東亡：不欲爲秦國百姓，故向東逃亡。

◎寶器：國家歷傳寶藏之重器，亦稱重器，若九鼎等。孟子言滅人國者「毀其宗廟，遷其重器。」遷寶器猶言滅國。

◎西周公：西周武公之子文公。自赧王時起，東西周分治。

◎惠狐之聚：在今河南省汝縣西北。惠音憚。

◎楚王遷魯於莒：魯伯禽受封至此時而亡。莒在今山東省莒縣。

五十三年西元前二五四年

(一) 櫟○伐魏，取吳城○。韓王入朝，魏舉國聽令。

【註】

◎櫟：秦將名。

◎吳城：按漢書地理志，吳山在太陽縣西，上有吳城。吳山在今山西省安邑縣東南。

五十四年西元前二五三年

(一) 王郊○見上帝於雍○。

(二) 楚遷于鉅陽。

【註】

○郊：祭天之禮稱爲郊。

○雍：秦惠公所都，在今陝西省鳳翔縣南。

○鉅陽：胡三省曰：「赧王三十七年，楚自郢東北徙於陳，今自陳徙鉅陽，至始皇六年，春申君以朱英之言自陳徙春，此時雖徙鉅陽，未離陳地也。」是胡氏以爲鉅陽當去陳不遠，但其確地無考。

五十五年

西元前二五二年

(一) 衛懷君朝於魏，魏人執而殺之，更立其弟，是爲元君。元君，魏婿○也。

【註】

○魏婿：魏君之婿。

五十六年

西元前二五一年

(一) 秋，王薨，孝文王立。尊唐八子○爲唐太后，以子楚爲太子。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。韓王襄經○入弔祠。

(二) 燕王喜使栗腹約歡於趙，以五百金爲趙王酒。反而言於燕王曰：「趙壯者皆死長

平^①；其孤未壯，可伐也。」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，對曰：「趙四戰之國^②，其民習兵，不可。」王曰：「吾以五而伐一。」對曰：「不可。」王怒，羣臣皆以爲可。乃發二千乘，栗腹將而攻鄗^③，卿秦攻代^④。將渠曰：「與人通關約交，以五百金飲人之王，使者報而攻之，不祥，師必無功。」王不聽，自將偏軍隨之。將渠引王之綬^⑤，王以足蹴之^⑥。將渠泣曰：「臣非自爲，爲王也。」燕師至宋子^⑦，趙廉頗爲將，逆^⑧擊之，敗栗腹於鄗，敗卿秦樂乘於代^⑨，追北五百餘里，遂圍燕。燕人請和。趙人曰：「必令將渠處和^⑩。」燕王使將渠爲相而處和，趙師乃解去。

(三)趙平原君卒。

【註】

①八子：七子八子，均秦宮中女官名。

②襄絰：指居喪所穿的衣服。

③長平：長平之戰，事見卷五，時在周赧王五十五年。

④四戰之國：四面都是強敵，無險可守，須四面應戰，所以人民督於戰鬥。

⑤鄗：晉鄗，在今河北省柏鄉縣北。

⑥代：在今察哈爾省蔚縣東北。

④引王之綬：綬，所以佩印者。言牽引燕王佩印之帶以止王。

⑤蹴之：用足踢。

⑥宋子：故城在今河北省趙縣。

⑦遜：同逆。

⑧樂乘於代：樂乘趙將，而非燕將，戰國策曰：「樂乘敗卿秦於代」，疑通鑑原亦同，後人誤刊。

⑨處和：主持和議。

孝文王

元年
西元前二五〇年

(一)冬十月，己亥，王○卽位。三日薨。子楚立，是爲莊襄王。尊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，夏姬爲夏太后○。

(二)燕將攻齊聊城○拔之○。或譖之燕王，燕將保聊城，不敢歸。齊田單攻之，歲餘不下。魯仲連乃爲書，約之矢○以射城中，遺燕將爲陳○利害，曰：「爲公計者，不歸燕，則歸齊。今獨守孤城，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，將何爲乎？」燕將見書，泣三日，猶豫不能自決：欲歸燕，已有隙；欲降齊，所殺虜於齊甚衆，恐已降而後見辱。喟然歎曰